

高麗國的圖像與文字敘事

——以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為中心

鹿 憶 鹿^{*}

摘 要

《山海經》提到朝鮮是箕子所封，《史記》等史書的記載的朝鮮也為一般人熟知。筆者所要討論的並非史書中的朝鮮，而是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高麗國。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都有圖有文，編排通常分為兩層，上半部是神獸異物，下半部是羸蟲異國。

〈諸夷門〉中置放的第一個國家通常為「高麗國」，例外不多，而差不多同時期刊刻的《新刻羸蟲錄》與《三才圖會》也將「高麗國」置諸夷之首。因為大明帝國朝野都認為，高麗國是在文化、禮樂制度上最接近中國的職貢國，是諸夷中最重要「夷」。洪武朝賜李成桂「朝鮮」國號，而大明朝野仍以之為「高麗國」，其實是視之為異域羸蟲，含有輕蔑之意，影響所及，清代的「萬寶全書」系列也都沿襲「高麗國」的稱呼。不管是知識分子著書或民間刊刻的作品，不稱正式的「朝鮮」國名而稱「高麗國」，是明顯的夷夏之別。

本文一併討論韓國古地圖中「天下圖」的朝鮮與中國，其中強調的是中國與「朝鮮國」在同一個平行空間，是不同於四方蠻夷的正常

* 作者現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文明國度，這些地圖出現於 17 世紀，可以對照當時朝鮮國如何來看自己與中國的關係，似乎更有助於理解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中對高麗國的形塑。

關鍵字：高麗國、朝鮮國、諸夷門、《羸蟲錄》、日用類書

Image and Textual Narrative of the Kingdom of Goryeo:

Centering on the Daily Book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Zhu Yi Men*

Yi-lu Lu^{*}

Abstract

This paper is going to discuss the Kingdom of Goryeo that had been present in texts and images in the Ming dynasty, especially in the popular daily books appearing in Jianyang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These books have been attracting a lot of attention in recent years, which include “*Zhu Yi Men*.”

The first country placed in “*Zhu Yi Men*” is usually “the Kingdom of Goryeo,” with little exception. *The Newly Carved Luo Chong Lu* 《新刻羸蟲錄》 and *San Cai Tu Hui* 《三才圖會》, which were published around the same time, both placed “the Kingdom of Goryeo” as the first country. That is because both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of the Ming dynasty though the Kingdom of Goryeo was the most important barbarian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Soochow University, Taiwan.

country of all that paid periodic tribute to China as its culture and policies of classic arts were the closest to those of China. The Hongwu Emperor of the Ming dynasty granted the country name of “Joseon” to Li Chenggui, while the government still called it “the Kingdom of Goryeo,” which in fact was deemed “a barbarian country or naked beast” in a sense of disparaging.

This paper will also discuss Joseon and China in “Cheonhado,” the ancient Korean maps. When examined in depth, the maps stress that China and “the Kingdom of Joseon” were in the same parallel space and they both were normal and civilized countries different from those barbarians countries surrounding them. These maps, which were made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show how Korea consider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nd will help us to further understand the shaping of the “the Kingdom of Goryeo” in the daily book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Zhu Yi Men*.”

Keywords: Kingdom of Goryeo, Kingdom of Great Joseon, *Zhu Yi Men*,
Luo Chong Lu, Daily Books

高麗國的圖像與文字敘事

——以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為中心*

鹿 憶 鹿

一、前言

《山海經·海內北經》：「朝鮮在列陽東，海北山南。列陽屬燕。」¹郭璞(276-324)的注解，朝鮮屬於當時的樂浪縣，箕子(??)所封，列也是水名，在當時的代方，代方有列口縣。〈海內經〉也記載到朝鮮：「東經(按：明正統年間道藏本等都做東海)之內，北海之隅，有國名曰朝鮮、天毒，其人水居，佷人愛人。」²郭璞的注解「天毒」即天竺國，貴道德，有文書、金銀、錢貨，浮屠出此國中。袁珂(1916-2001)以為天竺就是現在的印度，此天毒則在東北，方位迥異。³將「天毒」解為天竺，的確不通，而「佷人愛人」何解？我們

* 本論文為100年科技部研究計畫「晚明山海經圖研究——以萬曆年間日用類書〈諸夷門〉為中心(NSC100-2410-H-031-036-)」研究成果之一。初稿宣讀於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系主辦：「2012 通俗與武俠文學學術研討會」(2012年3月23日)。論文修改後，幸蒙學報審查委員惠賜高見，得以補正，謹致謝忱。

¹ 尤表：《山海經》，《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第1冊(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據南宋尤表池陽郡齋刻本影印)，頁196。

² 尤表：《山海經》，《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第1冊，頁244。

³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95年)，頁441。

可以說《山海經》中的兩小段記錄將朝鮮描寫得模糊難辨。

《史記》第五十五〈朝鮮列傳〉記載：朝鮮王滿（約 194-107BC 在位）者，故燕人也。⁴燕是周的同姓，「姓姬氏」。周的祖先后稷（?-?) 是帝嚳（?-?) 後代，而「帝嚳高辛者，黃帝之曾孫也」。⁵朝鮮在中國的正史中首次出現即是華夏子民，並非荒遠蠻夷。

到《元史》卷二百八的列傳第九十五有外夷，首先就列「高麗」：

高麗，本箕子所封之地，又扶餘別種嘗居之。其地東至新羅，南至百濟，皆跨大海，西北度遼水接營州，而靺鞨在其北。其國都曰平壤城，即漢樂浪郡。水有出靺鞨之白山者，號鴨綠江，而平壤在其東南，因恃以為險。後闢地益廣，並古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而為一。其主姓高氏，自初立國至唐乾封初而國亡。⁶

我們由此知道，《山海經》中的朝鮮，在《元史》中是高麗國。

《明史》卷三百二十的列傳第二百八的外國，首先就列「朝鮮」：

朝鮮，箕子所封國也。漢以前曰朝鮮。始為燕人衛滿所據，漢武帝平之，置真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有扶餘人高氏據其地，改國號曰高麗，又曰高句麗，居平壤，即樂浪也。已，為唐所破，東徙。後唐時，王建代高氏，兼併新羅、百濟地，徙居松嶽，曰東京，而以平壤為西京。其國北鄰契丹，西則女直，南曰日本。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盡慈嶺為界。⁷

⁴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中新書局，1977年），頁1200。

⁵ 星漢、欒睿：〈司馬遷民族觀批判〉，《殷都學刊》1993年第1期，頁93。

⁶ 宋濂等同修：《元史》（臺北：中華書局，1981年），卷280〈列傳第九十五·外夷〉。

⁷ 張廷玉等奉敕修：《明史》第12冊（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卷320〈列傳二〇八外國一·朝鮮〉，頁8279。

可見，明代的「高麗國」又成了「朝鮮國」。的確，我們在明代成書的《異域圖志》、《三才圖會·人物卷》看到第一個外國是「高麗國」。《元史》、《明史》記載「高麗」、「朝鮮」有極大差異，前者是「外夷」，後者是「外國」，華夷區分明顯，可見「高麗」與「朝鮮」意義迥異。

雖然朱元璋已賜國名「朝鮮」，但在民間流行的多種日用類書、《異域圖志》、《羸蟲錄》、《三才圖會》，都仍作「高麗國」。眾多有關異域的圖文書中，僅有《異域志》一書作「朝鮮國」。

何以所有關於異域的圖文書中，「高麗國」幾乎都置首？朱元璋已賜國名「朝鮮」，何以直到晚明，甚至清末，一般人仍稱朝鮮國為「高麗國」？

二、大明帝國與朝鮮國

大明帝國一開始就明確列出「不征之國」名單，有東北的朝鮮，正東偏北的日本，正南偏東的大琉球（今琉球群島），小琉球（當時臺灣島上的番社），西南的安南、真臘（後來的高棉）、暹羅（今泰國）、占城（越南南部）、蘇門答刺國（今印尼蘇門答臘島西北部）、西洋國（今印度半島東岸）、爪哇國（今印尼爪哇島）、湓亨國（今馬來西亞彭亨州）、百花國（有作注輦、花面國等）。⁸一般所熟知明太祖的「不征之國」首位是朝鮮，從官方的資料幾乎可見到朝鮮應該是大明帝國當時最重要的職貢國。而「不征之國」一詞，明白顯示大明王朝的自大態度，有不平等的一種上下尊卑關係，是等著別人來朝貢的大國心理。

《明太祖實錄》記載，洪武年一開始，高麗國就對大明帝國有頻繁的職貢情況：洪武四年（1371）九月甲寅，高麗國王王顥（1330-1374）遣其臣姜仲祥等奉表，貢金銀龍盞、布、文席、龜貝等

⁸ 鄭曉：《皇明四夷考》（北京：文殿閣書莊，1933年），上卷，頁1。

物，賀天壽聖節並賀皇太子千秋節。⁹洪武五年（1372）二月丁酉，高麗國王王顥遣其密直副使韓邦彥，奉表貢金龍船臺、雙盞蓮花臺、雙盞金龍頭鐙、銀龍頭鐙、六面壺、玳瑁刀鞘、筆鞘、細布、文席、豹皮之屬。¹⁰洪武五年三月癸酉，是月，高麗國王王顥遣密直同知洪師範、鄭夢周等奉表賀平夏，貢方物且請遣子弟入太學。¹¹洪武十一年（1378）五月丙子，高麗國王世子禍遣禮儀判書周誼等，貢馬六十匹、白黑布一百匹及金銀器用，賜誼等鈔物有差。¹²洪武十二年（1379）十二月甲辰，高麗署國事王禍遣其臣李茂芳等，貢黃金百斤、銀一萬兩。以其貢不如約，卻之。¹³

洪武二十六年（1393）春正月，《明太祖實錄》記載，朝鮮國權知國事李成桂（1335-1408）遣使來貢。¹⁴洪武二十六年二月，朝鮮遣使送馬九千八百八十匹至遼東。¹⁵洪武二十六年六月，朝鮮國權知國事李成桂遣使上表箋貢馬及方物，謝更國號，並上高麗恭潛王金印，且請更名且，從之。……遼東都指揮使司奏諫知朝鮮國近遣其守邊……。上曰：「李且方來奉貢，而復欲寇邊。……前者，請更國號，朕既爲爾正名，近者表至，仍稱權知國事。」¹⁶洪武二十六年秋七月，遼東指揮使司謹守邊防，絕朝鮮國貢使。¹⁷同年九月，朝鮮國王李且（即李成桂，即位後更名李且）得所賜勅書，惶懼，遣使奉表，陳情謝罪，貢白黑布、人參及金裝鞍馬。¹⁸同年冬十月，朝鮮國

⁹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1967年），頁1271。

¹⁰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1330。

¹¹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1340。

¹²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1930。

¹³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2040。

¹⁴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3273。

¹⁵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3298。

¹⁶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3323-3325。

¹⁷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3345。

¹⁸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3357。

海寇詐為倭國人。¹⁹ 同年十一月，朝鮮國械送逋逃軍民百二十二戶，三百八十八人及馬牛百餘至遼東。²⁰ 洪武二十七年（1394）二月，朝鮮國屢入朝貢，既聽約束，乃復使人鈔掠邊境……。²¹ 從日用類書的〈諸夷門〉討論職貢國的土產部分，似乎也可以呼應所謂職貢方物的情形。

《大明會典》也有類似記錄：

朝鮮國即高麗，其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今名旦者，自洪武六年至洪武二十八年，首尾凡弑王氏四王，姑待之。按高麗併有扶餘、新羅、百濟，其國分八道。洪武二年，國王王顥遣使奉表，賀即位，請封貢方物。²²

其實李成桂並非李仁人之子，《明史·朝鮮列傳》就明白記載，當時朝鮮屢次上疏，要求改正，自言成桂與李仁人本異族，《大明會典》所記載是錯的，禮部回覆要遵從朝鮮所請，卻多次食言，總是不改。²³ 可見大明帝國對朝鮮事情並不在意，李仁人曾有弑逆事，而成桂得國更號朝鮮，是明太祖（1328-1398）所賜，兩者豈可混為一談？把弑逆李仁人當成李成桂之父，這應也是大明朝野對朝鮮國根本不太當一回事的證明。

宋元之際的馬端臨（1254-1323）《文獻通考》把漢武帝（156-87BC）時期在朝鮮設郡，到隋煬帝（569-618）遠征朝鮮半島的歷史，乃至朝鮮半島上各地的風俗民情皆詳細陳述。成書於至正3年（1343）的《宋史》，其中〈高麗傳〉對「高麗」的記載，與《文獻通考》大致

¹⁹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3361。

²⁰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3366。

²¹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頁3383。

²² 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第3冊（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卷150，頁1585。

²³ 張廷玉等奏敕撰：《明史》第12冊，卷320〈列傳二〇八外國一·朝鮮〉，頁8289-8291。

相同。

南京圖書館藏有明代正德二年（1507）梅純（成化十七年〔1481〕中進士）所編《藝海彙函》一書，此書共分十卷，第四卷「格物類」收書十三種，其中第二種正是《異域志》一卷，此書為正德白棉紙抄本，第一個異域國是「朝鮮國」：

古朝仙，一曰高麗，在東北海濱，周封箕子之國，以商人五千從之。其醫巫卜筮、百工技藝、禮樂詩書皆從中國。衣冠隨中國各朝制度，用中國正朔，王子入中國太學讀書。風俗華美，人性淳厚，地方東西三千，南北六千。王居開城府，依山為官，曰神窩。民舍多茅茨，鮮陶瓦。以樂浪為東京，百濟金州為西京，有郡百八十，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十。以鴨綠江為西固，東南至明州，海皆絕碧，至洋則黑海，人謂無底谷也。

根據此書的序言，朱元璋的第十七子朱權（1378-1448）應該重編過《異域志》。²⁴這或許可以說明何以在這些圖書中，僅有《異域志》一書使用「朝鮮」的名稱，身為皇子，朱權能夠比其他的文人、出版家掌握到更新的官方資訊；另一方面，也見出異域知識在官方與民間傳播的落差。朱權用官方的國名，因為這國名是朱元璋所賜。而民間只在意自己習慣的稱呼，改朝換代多久，都無損他們不管政權更迭的淡漠。直到清代，日用類書系列的〈諸夷門〉仍習慣用「高麗國」的稱呼。

萬曆十一年（1583）嚴從簡（嘉靖 38 年〔1559〕中進士）的《殊域周咨錄》也討論了「朝鮮國」，其書云：

²⁴ 正德二年白棉紙抄本的《異域志》序言為靜明子朱楹所寫，內容提到「吾兄得之（《羸蟲錄》）於青宮，其原本首尾脫落一十有三張，誠國初之故物也。今吾兄重編以更其名曰《異域志》，當紀其實云。時壬午長至弟藏息生靜明子書。」靜明子朱楹為朱權之弟。有關《羸蟲錄》相關問題的討論，可參考鹿憶鹿：〈《羸蟲錄》在明代的流傳——兼論《異域志》相關問題〉，《國文學報》第 58 期（2015 年 12 月），頁 129-164。

朝鮮，周封箕子於此，同三恪不臣。朝鮮云者，以其在東，取朝日鮮明之義也。秦屬遼東。漢初，燕人衛滿據其地。武帝平之，置真蕃、臨屯、樂浪、玄菟四郡；漢末，公孫度開府行牧事於遼東，并有其地，三傳而為魏所滅。晉永嘉之亂，扶餘別種酋長高璉入據其地，稱高麗王，居平壤城，始列化外。唐征高麗，拔平壤，置安東都護府。其國東徙，距鴨綠江千餘里。五代唐時，王建代高氏，闢地益廣，並古新羅、百濟而為一，建都松岳，以平壤為西京；其後子孫遣使朝貢於宋，亦常朝貢遼、金，歷四百餘年，其主未始易姓。元至元中，西京內屬，置東寧路總管府，畫慈嶺為界。²⁵

嚴從簡又提到：進入了明朝，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曾遣符寶郎倪斯奉璽書，賜高麗國王顓書。隨後王顓上表賀太祖即位，朱元璋又遣使贈高麗王金印，賜《大統曆》，仍舊封為高麗王，「命三歲或二歲朝貢」。²⁶

萬曆十四年（1586）蔡汝賢（?-?）的《東夷圖說》提到：

朝鮮，周所封箕子也，典午時併於高麗。高麗，故扶餘別種。後王建又襲之，蓋不止一姓，云其國東西南三面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東西相距二千里，南北四千里，分八道，統府州郡縣。其俗柔謹，知文字，喜讀書，重釋尚鬼而扼殺。戴折風巾，服大袖衫，男女相悅為婚，死三年始葬。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居皆茅茨，衣多麻苧，有樸簡遺風。以田制俸，以秬釀酒，法無苛條，刑不慘毒，鎮國者九都神嵩，北岳其名山也，海鴨綠江其大川也。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硃紙、狼尾筆、果下馬、長尾雞、貂貉、海豹皮、蚩蛸、榛松、人參，其物產也。洪武二年，王遣使表賀即位，賜

²⁵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頁8。

²⁶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頁9。

金印、誥命、文綺、大統曆，冊爲高麗國王。十年，以其貢使煩，數諭遼東守臣謝絕之，遂定三年一貢，著爲令，由是如期遣貢，不數不悞。二十四年，其相李仁人子成桂篡立，更國號曰朝鮮。永樂元年，復賜冕服、九章、圭玉、珮玉。宣德初，賜《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諸書。正統間，賜遠遊、翼善等冠；絳袍、龍袞玉帶等服，以高麗去神京不遠，人知經史、文物、禮樂，略似中國，非他邦比，故列聖寵優如此。嘉靖入繼大統，遣使朝貢，三十六年，王請改正《大明會典》所載成桂篡逆事，詔從之。²⁷

《東夷圖說》仍記載李仁人爲成桂之父，又提及朝鮮請改正《大明會典》所載成桂篡逆事，可見朝鮮一再請求，而大明朝廷一再敷衍。此書卷前〈總說〉也提到：

聞明王慎德，四夷咸賓，子之圖說，獨詳於東南夷何也？貢由粵入，職所掌也。朝鮮非由粵也，何首乎？密邇京邑，有禮義之遺風，亦海國也。琉球何以次朝鮮也？地不當中國一大郡，而奉職惟謹，夷而中國則進之也。安南嘗郡縣矣，反不建於朝鮮、琉球，何也？向化不終，仍入於夷，則夷之也。²⁸

從上引的多種文獻資料中，可見或朝官或文人或市井，敘寫「朝鮮國」時，都有相似的面向。首先，關於朝鮮國文化與中原本土近似，這影響了文人、官員在撰寫諸般關於異國、異域論述時的次序選擇，朝鮮國由於接受了禮樂薰陶，因而在次第上總是最先，評價優於日本、安南等國，卻仍次中國一等。其次，則是關於朝鮮國物產的紀錄，時常被提及的物產有：金、銀、鐵、水晶、鹽、紬苧布、白礬

²⁷ 蔡汝賢：《東夷圖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255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頁416。

²⁸ 蔡汝賢：《東夷圖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255冊，頁409。

紙、狼尾筆、泉下馬、長尾雞、貂狔、海豹皮、蚺蛇、榛松、人參，這似乎形成了某種傳統，民間日用類書〈諸夷門〉中所列，也與此近似。關係密切的職貢國「高麗」，比其他異域羸蟲有更多的朝貢機會，土產也代表中國對他們的熟稔非比尋常，或者也有商業貿易的象徵意義。

三、朝鮮國的朝天思想

朝鮮王朝（1392-1910）相當於明清時代（1368-1911）。《朝鮮王朝實錄》從太祖到哲宗（1392-1863），全部計 1893 卷，其中有關中國史料的部分極其豐富，可見出兩國當時交流之頻繁，洪武 26 年就有朝鮮屢次要求大明賜國號的記載：

欽奉聖旨，東夷之號，惟「朝鮮」之稱美，且其來遠，可以本其名而祖之。體天牧民，永昌後嗣。茲予不穀，豈敢自慶，實是宗社生靈無疆之福也。誠宜播告中外，與之更始，可自今除「高麗」國名，遵用「朝鮮」之號。²⁹

李成桂（朝鮮太祖，1392-1398 在位）建立朝鮮王朝，一切遵照明朝範式，國號、封號都經朱元璋賜封。尊崇儒學，奉程朱理學為其文化學術圭臬，這種文化認同感對朝鮮王朝產生重大影響，致使朝鮮上下都有濃厚的「小中華」情結。³⁰

洪武初年，明朝就與高麗王朝建立了宗屬關係，李成桂通過「禪讓」登上王位，經明廷同意更改國號為朝鮮，從此兩國一直保持著正常的宗屬關係。中、朝交往的主要方式有派遣使節，派遣留學生，派

²⁹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太祖實錄》第 1 冊（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1958 年），卷 3，「二年（1393）二月十五日」條。

³⁰ 劉喜濤：〈文化視域下的朝鮮「小中華」思想研究：以《小華外史》為中心〉，《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2 卷第 3 期（2011 年 6 月），頁 60。

遣樂官，朝鮮的樂器、音律也向明朝學習。豐臣秀吉侵略朝鮮期間，明朝派遣軍隊進行援助。一般人也都熟知高麗國一向自稱為「小中華」，大明帝國的覆亡，他們的悲痛與晚明遺老幾無二致。南宋所編《事林廣記》的方國類並未收錄高麗國，而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少有例外地以高麗國居首，似可窺知元明時期中國人的異域觀。

鄭世龍《朝天錄》中收錄有他剛剛到北京時受到文化震撼寫的詩：「皇居氣象偏知異，蒼翠常浮萬歲山。華蓋共瞻天帝座，清都元隔軟塵寰。」³¹

在朝鮮王朝的歷史記載中，萬曆皇帝（明神宗，1563-1620）享有極崇高的聲譽。從萬曆二十年（1592）到二十六年（1598）的戰爭中，大明派出的軍隊使朝鮮免於被日本豐臣秀吉（1537-1598）所占領，他的舉措挽救了朝鮮王朝，因此一直到丁卯（1627）、壬申（1632）朝鮮被迫尊奉清朝之後，朝鮮的朝臣還是自稱「神宗皇帝再造之國」和「神宗皇帝所活之民」，³²並且堅持明朝的紀年，甚至一直到很多年以後，萬曆皇帝在朝鮮仍然被隆重地祭祀。³³

朝鮮人對於中華確實是有一種相當仰慕的心情。我們看明代一次次到中國來朝覲的使臣和他們的隨從的記載，通常被叫做《朝天錄》，在「朝天」這兩個字中，不僅有政治上的臣服，經濟上的朝貢，還有文化上的向心。³⁴

朝鮮王朝的合法性是需要明帝國來確認的，連他們皇室的系譜也不例外。嘉靖十八年（1539）到達北京的權撥，就特別到禮部申訴，雖然累次上奏，但一直未成文進入《大明會典》的委屈：

³¹ 鄭士龍：《朝天錄》，《中韓關係史料輯要》第2冊（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年），頁134。

³²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仁祖實錄》第35冊，卷37，十六年十一月二日條。

³³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期（總第81輯），頁31。

³⁴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頁32。

奏請事告于郎中曰：我國宗系事永樂元年、正德十三年，今皇帝嘉靖八年，累次奏聞，奉聖旨准他改正，至今未見成書，我國君民悶鬱罔極，望大人備細磨勘，以解一國之憫。³⁵

崔溥（1454-1504）《漂海錄》一書中提到：

我朝鮮地雖海外，衣冠文物悉同中國，則不可以外國視也。況今大明一統，胡越為家，則一天之下皆吾兄弟，豈以地之遠近分內外哉？況又我國恪事天朝，貢獻不怠，故天子亦禮以待之，仁以扶之，懷綏之化，至矣，盡矣。³⁶

不只朝鮮官方的典籍記載中朝兩國的密切關係，即使是明朝滅亡兩百年後的一部私人著述，朝鮮學者吳慶元的《小華外史》，其書中強烈的「小中華」思想不僅未因明朝滅亡而淡化，反而更趨強烈。他著述主旨為：大倡崇華思明理念，宣揚中華正統觀和華夷觀。他認為：「小華者，中國稱朝鮮為小中華，以其禮樂文明，亞於中國也。」³⁷明朝滅亡後，朝鮮上下仍視清為夷狄，懷念明朝恩惠，甚至崇祀明洪武、萬曆與崇禎（明思宗，1611-1644）三帝。³⁸

葛兆光、孫衛國、吳政緯的論著，都提到長期以來，朝鮮國對大明帝國的孺慕之情。孫衛國也提到，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以朱子學作為立國準則，以儒治國，其中的華夏觀遂得以完善，慕華思想廣為士人接受，朝鮮稱「小中華」。「『小中華』既是朝鮮自稱，中國有時也如此稱呼。」³⁹

³⁵ 權撥：《朝天錄》，見《燕行錄全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頁436。

³⁶ 葛振家：《崔溥《漂海錄》評註》（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頁72。

³⁷ 吳慶元：《小華外史》總要通論，朝鮮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藏，頁12。

³⁸ 劉喜濤、趙軼峰：〈中朝關係史料比勘中的「兩個」萬曆皇帝〉，《求索》2010年第10期，頁241-243。

³⁹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頁34。

吳政緯對朝鮮與明清兩代的關係有深入的討論，他揭櫫朝鮮人對明代的特殊情感，特別是在清朝以後，朝鮮士人在注意到明朝的腐敗面向的同時，對明代的美好極盡頌揚之能事的外交辭令，以及鑒於大清的強大，進而提出「尊清」、「思明」相輔相成的新式中國論述。⁴⁰

大明帝國與朝鮮半島之間的密切關係，頻繁來往，朝鮮王朝建立後，李成桂奉行「事大」外交，奉明朝為「正朔」，向大明稱臣納貢，朝鮮被視為明朝的一部分，朝鮮承認中國的皇帝是最高統治者。

朝鮮到大明進行朝貢帶有貿易的性質，中書省言：「高麗貢使多賚私物入貨，宜徵稅；又多攜中國物出境，禁之便。俱不許。」明朝派遣使節往來朝鮮時往往進行交易，「太僕之有銀也，自成化時始，然止三萬餘兩。及種馬賣，銀日增。是時，通貢互市所貯亦無幾。」大明與朝鮮的貿易中，除正常的朝貢貿易外，還存在指令性貿易，由於征戰需要，明帝國軍馬需求量大，朝廷曾多次向朝鮮購買戰馬。而從清代修撰的《明史》記載來看，雙方往來頻繁，在語言、飲食、服飾、歌舞藝術、風土人情等方面相互影響。朝鮮即使在屈服於滿清後，依然使用明朝的年號，保持明朝的制度和風俗，一直到被日本吞併，仍然體現朝鮮對大明帝國所代表的中華文化的尊崇。⁴¹

朝鮮對中華文化的尊崇，也透露出某種無可奈何，當然也影響了中華夷夏之別的異域觀，或者說，朝鮮當時對大明帝國的態度，讓中朝的關係更不平等，中國不把朝鮮當一個正常的國家看待，始終是當做一個「夷」，即使有大明所賜國號，官方與民間仍普遍以王朝之前的「高麗」國稱之。

⁴⁰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臺北：秀威資訊，2015年）。

⁴¹ 杜曉田：〈從《明史》看中朝官方交往〉，《蘭台世界》2011年第8期，頁60。

四、日用類書中的「高麗國」

日用類書在明代萬曆年間的建陽地區普遍出現，如《五車拔錦》、《博覽不求人》、《三台萬用正宗》、《文林聚寶萬卷星羅》、《萬象全編不求人》、《諸書博覽》、《學海群玉》、《萬書淵海》、《萬寶全書》、《便覽全書》、《萬錦全書》、《博覽全書》、《萬事不求人博考全書》、《一事不求人》、《搜奇全書》、《全書備考》、《積玉全書》、《龍頭一覽學海不求人》、《萬書萃錦》等等，對研究《山海經》的人來說，不能忽視明代日用類書，因為其中大都含〈諸夷門〉或〈外夷門〉，〈諸夷門〉分成上、下層，上層是動物誌（或題「山海異物」），包括神類、禽類、獸類、魚類，下層是民族誌（或題「諸夷雜誌」），或者說，下層是中國真實的職貢國或想像中的職貢國。這些真實或想像的職貢國中，一定包括與大明王朝關係密切的「高麗國」。

除了萬曆二十八年（1600）《萬卷星羅》將「高麗國」置於西番國、交趾國之後，萬曆三十八年（1610）《萬書淵海》將「高麗國」置於交趾國之後，晚明其他的各種通俗日用類書，通常都以高麗國居首。

日用類書「諸夷門」中以「高麗國」居首，其中有許多值得思考的問題。從明初所刊刻的《異域圖志》（圖一）或朱權重編的《異域志》、書商新刻的《羸蟲錄》，都可印證民間通俗的日用類書應該是有所本，並非在萬曆年間的建陽地區才出現的，呈現兩國關係密切的歷史場景。而另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是，在洪武



圖一：《異域圖志》高麗國

賜國號「朝鮮」後，直到晚明清初的日用類書「諸夷門」何以仍將朝鮮稱「高麗國」？

明初《異域圖志》就把「高麗國」放第一位，文字說明極為詳盡：

商名鮮卑，周名朝鮮，武王封箕子於其國。中國之禮樂、醫藥、卜筮皆流於此。衙門官制悉體中國，衣冠隨中國制度。俗尚儒，人柔惡殺，刑無慘酷，王之族人皆稱君，化外四夷之國獨高麗為最，但禮貌與中國有差。如見王親貴戚，則扯喙跪膝在地；如小見大，則蹲身俛首為禮，如中國人見賊寇不敢仰視之類。此夷狄之風俗，習以為常焉。地不產良馬，白石可作燈具，黑麻可織夏布。其國君皆是以強抑弱。而王國治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王居開州，號曰開城府，依山為宮，名其山曰神窩，民居多茅茨，少陶瓦，以樂浪為東京，百濟金州為西京。西京最盛，有郡，百十八縣，鎮三百九十，洲島三千，郡邑小者或止百家。西北接契丹，以鴨綠江為固，江廣三百步，海水至高麗極清，入登州，經千里，沙即濁，東南望明州數日，水皆絕碧，至洋中則黑，海人謂此無底之谷也。⁴²

《異域圖志》與《異域志》的情形不同，前者稱「高麗國」，後者稱「朝鮮國」，很難得地出現「朝鮮國」，應與此書為朱元璋之子朱權所編有關。

胡文煥（1596年前後在世）新刻《羸蟲錄》所記高麗國與《異域圖志》大同小異：

高麗國古名鮮卑，周名朝鮮。武王封箕子於其國，中國之禮樂詩書、醫藥卜筮，皆流於此。衙門官制悉體乎國人，冠隨中國各朝制度。俗尚儒，仁柔惡殺，刑無慘酷。生之族人皆稱君，

⁴² 《異域圖志》，刊刻年代不詳，有金銑弘治年間的序。現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此書圖文並陳，共收錄 168 圖。

化外四夷之國，獨高麗為最。但禮貌與中國有差。如見王親貴戚，則扯喙跪牒在地；如小見大，則蹲身俛首為禮，如中國人見賊寇不敢仰視之類。此夷狄之風俗，習以為常焉。地不產良馬，白石可作燈具，黑麻可織夏布，其國君皆是以強抑弱，而王國治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王居開州，號曰開城府。依山為宮室，名其山曰神窩。民居多以木或以瓦，以樂浪為東京，百濟金州為西京……⁴³

王圻（1529-1612）《三才圖會·人物卷》中的〈高麗國〉（圖二）描寫內容也差不多：

高麗國古名鮮卑，周名朝鮮，武王封箕子於其國。中國之禮樂詩書、醫藥卜筮，皆流於此。衙門官制衣服，悉隨中國各朝制度。俗尚儒，仁柔惡殺，刑無慘酷，但禮貌與中國有差，如見王親貴戚，則扯喙跪牒在地，如小見大，則蹲身俛首為禮，如中國人見賊寇不敢仰視之類。此夷狄之風俗，習以為常焉。地不產良馬，白石可作燈具，黑麻可織夏布……⁴⁴



圖二：《三才圖會·高麗國》

晚明胡文煥新刻《羸蟲錄》與在他十幾年後的王圻所編《三才圖會》仍依樣畫葫蘆，居首的都是「高麗國」。

⁴³ 胡文煥：《新刻羸蟲錄》，明萬曆二十一年胡文煥刊《格致叢書》本，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⁴⁴ 王圻：《三才圖會》（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三十五年槐蔭草堂刊本影印，1974年）。

東京汲古書院所出六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一部為萬曆二十五年的《五車拔錦》（丁酉 1597），據王重民（1903-1975）《中國善本書提要》「子部類書類」的介紹，此書本自《文林摘錦》，僅易書名為《五車拔錦》，再將此書與《萬用正宗不求人》對比，發現其刻工表現也遠遠不及。⁴⁵ 日用類書承襲了歷代對高麗國的認識，對位列第一的高麗國之說明特別詳細，諸日用類書的記載皆十分雷同，強調高麗國周名朝鮮，武王（1049 或 1045-1043BC 在位）時封箕子於其國，有中國的禮樂詩書醫藥卜筮；化外四夷之國，獨以高麗為最，但禮貌與中原不同，並描述高麗國有進士諸科。《異域圖志》與《新刻羸蟲錄》提到高麗國時皆云：「衙門官制悉體中國，衣冠隨中國各朝制度」，各版本的日用類書，也都沿用了相近的說法。

萬曆二十七年（己亥，1599）刊刻的《三台萬用正宗》「高麗國」條目的釋文曰：

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王居開州，號曰開城府，倚山為宮室，其山曰神窩，至北京城三千五里。產石燈盞、好蒲蒼蓆，白唾摺扇、狼尾筆。古名鮮卑，周名朝鮮，武王封箕子於其國，族人皆稱君，化外四夷，獨高麗為最。衙門官制、詩書禮樂、醫卜、冠服，悉隨中國制度。但禮貌有差，如



圖三：《三台萬用正宗·高麗國》

⁴⁵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臺北：明文書局，1984年），頁383-384。

見王親貴戚，則扯嚙膝地；如小見大，則蹲身俛首。國多遊女，夜則群聚為戲。婚無財聘，死者經三年而葬以死者服玩，其車馬至墓側會葬者，合，爭而去。世俗尚儒，柔仁惡殺，刑無慘酷。罵父母者，斬，其者輕重治之。國君皆以強抑弱，以為常焉。三年一試，有進士諸科。屋無砥，皆茅茨。⁴⁶

《三台萬用正宗·諸夷門》中，細數了石燈盞、白砸摺扇、狼尾筆等高麗國的物產，圖像中的高麗國男子則一律戴冠、著衣、穿履並手持一柄摺扇，與〈諸夷門〉關於高麗國物產的記述相呼應。在前文所述《明太祖實錄》中，朝鮮國朝貢屢見布疋、摺扇、馬匹、人參等等，〈諸夷門〉描述的高麗國，也不乏晚明時期對朝鮮土產的記錄。

萬曆三十五年（1607）《萬用正宗不求人》，此書的書商與《三台萬用正宗》同樣是余象斗（余文台，1550-1637），書的封面同樣作「類聚三台萬用正宗」。但是對高麗國（圖四）的記錄，兩者有極大的差異。

古名鮮卑，周名朝鮮，武王封箕子於其國，中國之禮樂詩書、醫藥、卜筮，皆流於此，衙門官制悉體乎國人，冠隨中國，坐朝制度皆尚儒。風無惡殺，刑無慘酷。生之族人皆稱君，化外四夷之國，獨高麗為最。且禮貌與中國有差，如見王親貴戚，則扯嚙跪膝在地；如小見大，則蹲身俛首為禮，如中國人見賊寇不敢仰視之類，此夷狄之風俗，習以為



圖四：《萬用正宗不求人·高麗國》

⁴⁶ 阪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三台萬用正宗》，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3卷（東京：汲古書院，據建陽書林雙峯堂刊本影印，2000年），頁183。

常焉。地不產良馬，白石可作燈，黑麻可織夏布。其國君皆是以強抑弱，而王國治東西二千里，南北千五百里。王居開州，號曰開城府，依山爲宮室，名其山曰神窩，至北京城三千五百里。⁴⁷

萬曆三十八年（1610）《萬書淵海》：

古名鮮卑，武王封箕子於其國，族人皆稱君，化外四夷之國，獨高麗爲最雅。其衙門官制、詩書、禮樂、醫卜、冠服、婚如喪祭，俱似中國制度。凡見王親貴戚，則扯起下衣跪膝在地；凡小見大，則蹲身俛首。其國多遊女，夜則群聚爲戲。死者經三年而葬。國君皆以強抑弱。三年一試，亦似中國。王居開州，號曰開城府，其地所出犬，產白石，可燃燈，黑麻可織夏布，民屋無瓦，皆茅草蓋之。至北京三千五百里。⁴⁸

萬曆四十年（1612）《妙錦萬寶全書》：

古名鮮卑，周名朝鮮，武王封箕子於其國，中國之禮樂詩書、醫藥卜筮，皆流於此。衙門官制，悉體乎國人，冠隨中國各朝制度。俗尚儒，仁柔惡殺，刑無慘酷，生之族人皆稱君，化外四夷之國，獨高麗爲最。但禮貌與中國不同，如見王親貴戚，則扯襟跪膝在地；如小見大，則蹲身俛首爲禮。國多遊女，夜則群聚爲戲。婚無財聘，死者經三年而葬。國君皆以強抑弱，以爲常焉。三年一試，有進士諸科。王居開州，號曰開城府，倚山爲宮室，其山曰神窩。地不產良馬，白石可作燈，黑麻可織夏布，民屋無瓦，皆茅茨。至北京三千五百里。⁴⁹

萬曆四十二年（甲寅 1614）《五車萬寶全書》：

⁴⁷ 阪出祥伸、小川陽一編：《萬用正宗不求人》，頁 456。

⁴⁸ 阪出祥伸、小川陽一編：《萬書淵海》，頁 187。

⁴⁹ 阪出祥伸、小川陽一編：《妙錦萬寶全書》，頁 210。

其國古名鮮卑，周名毀斯，武王封箕子於其國。中國之詩書、禮樂、醫卜，皆流於此。族人皆稱君，化外四夷，獨高麗為最。衙門官制，悉隨中制度，但禮貌有差。如見王親貴戚，則扯膝騰地；小見大，則蹲身俛首。喜飲酒、歌舞，無淫盜，以柔謹為風。人戴折風巾，著大衫舄袖，多遊女，夜則群聚。為婚無財聘，死者經三年而葬，以死者玩，其車馬至墓側，會葬者牛羊而去。世俗尚儒柔仁，惡殺刑，無慘酷。罵父母者，斬，其餘輕重治之。國君皆以強抑弱為常。二年一試，有進士諸科。屋無瓦，皆茅茨。王居開州，號曰開府，倚山為宮室，其山曰神窩。至北京三千五百里。⁵⁰

當然，也有少見的例外，如刊刻年代不詳的《萬錦全書》，是少見的稱「朝鮮國」（圖五）而不稱「高麗國」。此書在朝鮮國的後面接著礦產及工藝品，詳述其國產金、銀、數、水晶、鹽，還產紅白二色的石燈盞，產紬、苧，苧布有黑白二色。此外，尚有白砸紙、狼尾筆、「編竹為骨」製成的摺扇以及蒲草製成的蒲花席，並註明：「蒲草性柔，折屈不損」。除了礦物、工藝品以外，也記述朝鮮國的自然物產，有一種黃漆樹，形似棕樹，六月時取其樹汁，有「漆物如金」的效果；還有一種



圖五：《萬錦全書·朝鮮國》

⁵⁰ 阪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五車萬寶全書》，收入《中國日用類書集成》第8卷（東京：汲古書院，據建陽存仁堂刊本影印，2001年），頁126。

長尾雞尾長三尺。此外，其國還出產泉下馬、蜂蜜、海豹皮、八稍魚、麥、松、人參、茯苓、硫磺、白附子、蠣房、龜腳、竹蛤、海藻、稭、黍麻、牡丹、茶、竹、海橘、核桃、栗、梨、榛子。⁵¹

此書〈諸夷門〉居首為「朝鮮國」，可見應是洪武二十六年朝鮮王朝之後所為，而朝鮮國後所記的「土產」比一般日用類書詳細，也可見其特殊。或者是中朝交流更頻繁彼此瞭解更深以後，反映更真實的職貢或商業行爲。

前面所列的《三台萬用正宗》只在高麗國前記了幾句高麗的土產。而《萬用正宗不求人》則對土產有非常詳細的描述，上欄的諸夷土產異物第一個就是「朝鮮國土產」，其中包括石燈盞有紅白二色，白礮紙、狼尾筆、蒲花席；北蒲花草，性柔戰，拆屈不損；折扁（應為扇）編竹為骨，以多為責（應為貴）；黃漆，樹似棕，六月取汁，漆物如金；泉下馬，高三尺，果（應為泉）下可乘；長尾雞，尾長三尺；海豹皮、八稍魚、獐鹿皮、松，有一（應為二）種，惟五棄（應為葉）者有子結，貂貉、龜腳、竹蛤、海藻、昆布、硫磺、白附子。⁵²此書多方抄襲，錯字多，每卷來源不同。國為高麗國，土產為朝鮮國土產，心態頗值玩味。

從各種日用類書中，我們看到居首的大部分都是「高麗國」，而寫到職貢國的土產時，居首的都是朝鮮國。或者可以推測，高麗國的使用法是延續元代的說法，也就是李成桂的朝鮮王朝之前。這樣的用法一直沿用到清代的萬寶全書，清代的萬寶全書的〈諸夷門〉，也是以高麗國居首。而朝鮮國的土產，應該是在明太祖後期賜封李成桂的朝鮮國之後，才加進去的。論及土產、職貢、通商有關的內容，以正式國名呈現是必要的。

康熙朝由陳夢雷（1650-1741）編纂的《古今圖書集成》中，〈方

⁵¹ 《新刊天下民家便用萬錦全書》10卷，萬曆中刊本，現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

⁵² 阪出祥伸、小川陽一編：《萬用正宗不求人》，頁530-531。

輿彙編·邊裔典》第二十五卷為〈朝鮮部〉，蒐集了歷代有關「朝鮮」國的記載。「朝鮮部」的國名沿用洪武以後所賜的國號，而圖像與《三才圖會·人物卷》相同，註明為「高麗國」。⁵³

因此，我們看到，萬曆以前的《羸蟲錄》，如御茶水圖書館成篋堂文庫所藏的嘉靖二十九年（1550）靜德堂刊本《新編京本羸蟲錄》，在一百八十餘國的職貢國中，居首的就是高麗國。一直被認為成書於宣德五年（1430）的《異域圖志》所收錄的一百六十八個不同的職貢國，應該就是我們現在見到明代較早的職貢國圖像，居首的也是高麗國。很難有直接的證據證明《異域圖志》成書於宣德五年，但卻在一些學者的讀書筆記中，知道此書曾藏於天一閣，而且，有弘治己酉年（1489）金銑（嘉靖二十六年〔1547〕中進士）的序，可以確定，《異域圖志》成書應不會晚於1489年。也就是說，日用類書〈諸夷門〉的「高麗國」圖像敘事應該是有所本，而且，可能是在朝鮮王朝之前，因而沿襲大元的習慣。

日本學者尾崎勤以為：《事林廣記》與《萬寶全書》即日用類書「諸夷門」有關。⁵⁴但是這個部分應該只限於山海異物的動物誌，因為《事林廣記》的「方國」並未收入高麗國，可見成書於南宋刊刻於元代的《事林廣記》並非「諸夷門」高麗國的母本，因此我們現在所能見到最早的高麗國圖像或敘事，或者也只能從《異域圖志》去推測而已。

朱元璋賜國號為「朝鮮」，而朝鮮官方也自稱為「朝鮮」國，朝鮮的正史《朝鮮王朝實錄》，即以「朝鮮」為名。但民間仍以之為「高麗國」，並未看成平常國家，只是把「高麗國」視作「夷人」的一種。

嘉靖十八年（1539）出使大明的權撥（1478-1548）抗議禮部轉的公

⁵³ 陳夢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第211冊（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方輿彙編·邊裔典·朝鮮部〉，頁249。

⁵⁴ 尾崎勤：《〈怪奇鳥獸圖卷〉と中國日用類書》，《汲古》第45號（2004年6月），頁68-69。

文中稱他們為「夷人」，《朝天錄》中記錄了權撥的說法：「本國用夏變夷，有自來矣。今見題本有夷人之語，竊所未安，望大人酌量何如？」⁵⁵

朝鮮國來的使節，對天朝相當景仰，因而將自己行旅的記錄命名為《朝天錄》，將大明朝奉為上國，而自居其下。從上引「夷人」事件中，使臣權撥殷切的懇求中，我們似乎可見中國官員天朝自居的倨傲態度，縱使太祖朱元璋賜國號「朝鮮」，將之訂為「不征之國」，而這「不征之國」的名稱似乎就極不平等，隱約有一種睥睨的味道。朝野似乎都有一種華夏的優越，禮部的官員逕稱朝鮮國民為「夷人」，就是民間流通的日用類書的〈諸夷門〉也沿用「高麗」的舊稱，儼然不願承認朝鮮國已然「變夷」，仍舊視之為中華文化教化之外、天下之外的蠻夷之族。

謝遂在乾隆十六（1651）年到乾隆二十六（1761）年繪製的《職貢圖》第一卷就有朝鮮國夷官，朝鮮國民人：

朝鮮國夷官：朝鮮古營州外域，周封箕子於此，漢末扶餘人高姓據其地，改國號高句驪，亦稱高麗。唐李勣征高氏遂滅，至五代時有王建者自稱高麗王，歷唐至元，屢服屢叛，明洪武中，李成桂自立為王，遣使請改國號為朝鮮。本朝崇德元年，太宗文皇帝親征，克之，其國王李倧投降，封為朝鮮國王，賜龜紐金印，自是朝鮮遂服，慶賀大典俱行貢獻禮。……王及官屬俱仍唐人冠服。俗知文字，喜讀書，飲食以籩豆，官吏閑威儀，婦人裙襦加襪，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為飾。朝鮮國民人：朝鮮國民人俗呼為高麗棒子，帶黑白氈帽，衣袴則皆以白布為之，民婦辮髮盤頂，衣用青藍色，外繫長裙，布襪花履。崇釋信鬼，勤於力作。⁵⁶

⁵⁵ 權撥：《朝天錄》，頁440。

⁵⁶ 莊吉發校注：《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年），頁41-43。

官方的記錄都特別強調，朝鮮國夷官、民人的服飾，官為「夷官」，民人則被呼為「高麗棒子」，可見中國對朝鮮的矛盾心理，既以之為屬「唐人冠服」的我類，又不能免除「高麗國」屬「諸夷」的非我族類的自我優越感，稱「高麗」或「朝鮮」似都不重要，輕視使然，就習慣沿襲前人的用法。

邢義田認為：滿清入關以後，以「小中華」自居的朝鮮使者來中國，見到孔子（551-479BC）和周敦頤（1017-1073）的像居然剃髮左衽，認為簡直斯文掃地，感嘆「俱為斯文之厄會！」朝鮮使者的感嘆正呼應顧炎武的話：「信乎夷狄之難革也！」⁵⁷

邢義田並且提到，中國人從非常古老的時代開始，就把衣冠服飾當作一個非常重要的認同符號，凡我族類，就應該有這樣的衣冠，也是用來區分「我群」與「他群」的符號。因此，為什麼堅持所謂的右衽，為什麼成年要行加冠禮，其實都跟文化認同有關。相反，當中國人去描述那些衣冠不同的人，往往把他們全概括成「被髮左衽」，傳統上，中國人對「非中國」的實像，往往漠不關心。這就是二十五史中〈外國傳〉幾乎都是一代抄一代，大同小異。⁵⁸

其實，晚明日用類書中的「諸夷門」亦然，高麗國與四方蠻夷或《山海經》中似乎不存在的國度是並列的，蠻夷常是赤身裸體，才稱為羸蟲，根本輪不到衣服左衽或右衽。

考諸以上的高麗國圖，《異域圖志》的高麗國是右衽，《新刻羸蟲錄》與王圻《三才圖會》的高麗國是左衽，幾種晚明日用類書左右衽的特徵並不固定，有的左衽有的右衽，比較特殊的是《三台萬用正

⁵⁷ 邢義田：〈想像中的「胡人」——從左衽孔子談起〉，收於邢義田：《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臺北：三民書局，2014年），頁80。

⁵⁸ 邢義田：〈想像中的「胡人」——從左衽孔子談起〉，頁125。相關的討論還可參看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收於邢義田：《畫為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宗》，人物的扇子剛好擋住了衣領，無法辨認是左衽或右衽。衣飾是文化表徵，然而，有時也淡化這樣的表徵，高麗國都與《山海經》中的國度放在一起了，也就是說，在華夷的區別下，「非中國」的「他者」都是一樣，高麗即使是朝鮮國，也仍是「諸夷」的一部分。

許暉林認為：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對於安置古代地理知識，有打破真實與虛構的認知框架的重要意義。〈諸夷門〉的異域論述，將知識實用化，是對於朝貢體系重新想像的嘗試。⁵⁹晚明的〈諸夷門〉將高麗居首，而不將做為正式的「朝鮮國」，是《元史》的外夷，而非《明史》的外國，有其認知上值得玩味的意義。

五、韓國古地圖中的「朝鮮國」

朝鮮史家朴祥（1474-1530）所著的《東國史略》（圖六），卷一即檀君朝鮮、箕子朝鮮，追溯了朝鮮的歷史，內容包括了神人降於太白山，建立朝鮮，以及周武王克商後，箕子率五千人東來，武王封都平壤，強調箕子等人教民禮義、蠶桑農作的情節。⁶⁰可見當時的朝鮮知識分子應該很在意恢復「朝鮮國」名稱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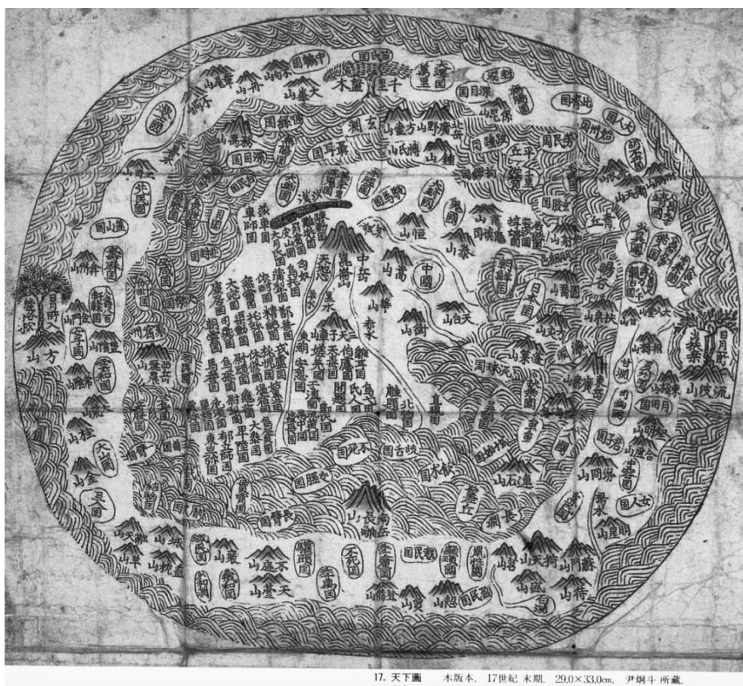
圖六：《東國史略》書影

1977年，韓國圖書館學研究會編纂出版一本《韓國古地圖》，收集高麗時期和朝鮮王朝時期的百餘幅古地圖，在這些地圖中，有數幅繪於朝鮮王朝時期的世界地圖獨具一格，尤其引人注目。

⁵⁹ 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69-192。

⁶⁰ 朴祥：《東國史略》，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這些圖題為〈天下圖〉（或題〈普天下地之圖〉、〈天下總圖〉、〈天下大總之圖〉、〈四海揜圖〉等）。劉宗迪認為：這些地圖，與其說是世界地理和歷史地理的真實寫照，不如說是古代朝鮮人關於寰宇地理的想像和幻想的投影，與其說是真實地圖，不如說心靈地圖。他們對於自我和世界的理解和想像，亦即他們的世界觀。這個世界觀又顯然受中國影響，以此為中華正統自居。⁶¹



圖七：17世紀末的〈天下圖〉⁶²

此類地圖的整體輪廓為圓形，整個版圖呈現為大陸和海洋環環相套的四重結構：第一重，版圖的中央，是一塊大致呈四方形的以中

⁶¹ 劉宗迪：〈《山海經》與古代朝鮮的天下觀〉，《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6期，頁14-23。

⁶² 圖七引自李燦：《韓國古地圖》（首爾：汎友社，2005年）。

國（或中原）為中心的大陸，標有眾多中國地名和西域諸國名；第二重，是一圈環繞著中央大陸的汪洋大海，大海之中散布著眾多國家；第三重，環形大海之外又環繞一圈環形大陸，環形大陸上散布著眾多的國名和地名（主要是山名）；第四重，版圖的外圍，復被一環形大海包圍，此海中除了東、西兩極分別繪有兩座山和兩顆樹之外，一無所有。（圖七）特別要注意的是第一重，中央大陸的國名，中國；山名，包括崑崙山（崑崙山旁邊標註說明文字「中嶽」、「天地心」）、天臺山、三天子章山（此山為《山海經·海內南經》的山名）；水名：黃河（有些圖雖繪出黃河的走向，卻未標黃河之名）、羊水、黑水、赤水（皆源於崑崙山）；長城，有些圖繪出了中國北方的長城。朝鮮〈天下圖〉從形式到內容，都是對《山海經》的忠實描摹。⁶³即使是寫到中國真實的地理，包括黃河、黑水、崑崙山或長城，也會將《山海經》中的山名納入其中。

為了與西方的世界地圖相抗衡，〈天下圖〉的製圖者利用了當時可以見到的各類製圖範本和可以利用的各類學說。地圓說可能確定了〈天下圖〉形狀的基本基調，佛教寰宇圖和修改過的鄒衍（305-240BC）的思想是〈天下圖〉海陸結構和環形結構的範本，〈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為核心大陸的形狀提供了素材，此外中國在天地的核心地位也在〈天下圖〉思想中有所體現，其實中國並不在〈天下圖〉的正中，而是在偏東一點的位置，真正的中心應是崑崙山，有的〈天下圖〉中的崑崙山下甚至出現「天地心」字樣。⁶⁴

另外，Cari. Ledyard 分析了 1402 年朝鮮權近（1352-1409）、李薈（1354-1409）等編繪的〈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發現天下圖中的核心大陸輪廓與〈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中的大陸外型具有某種關係，認為天下圖核心大陸的形狀是該圖中的大陸外型逆時針轉動形成的。他還比較了《山海經》和天下圖中的名稱、方位，發現《山海

⁶³ 劉宗迪：〈《山海經》與古代朝鮮的天下觀〉，頁 17。

⁶⁴ 李燦：《韓國古地圖》。

經》中的「海內」與核心大陸、「海外」與內海、「大荒」與環形大陸有某種對應關係。例如，《山海經》中「海外經」上的名字逆時針轉動後與天下圖內海上的名字位置相同，而「大荒經」中的名字順時針轉動與環形大陸上的名字位置相同。由此他認為天下圖在製圖時參考了〈混一疆理歷代國都之圖〉，而《山海經》的內容則是天下圖構圖的理論基礎。⁶⁵

徐寧則進一步解釋朝鮮王朝的魏伯珪（1727-1798）在《寰瀛志》中記載戰國時鄒衍對世界的描述：「中國四方之海，是號裨海，其他有大陸環之，大陸地外又有大瀛海環之，方是地涯云。」這段描述與天下圖的基本結構類似，大概是天下圖環形大陸結構最好的文字註腳，天下圖的製作思想可能來源於鄒衍的世界觀。⁶⁶

對於天下圖中地名的出處，中村拓做了詳細考證，他研究十幾種天下圖，列出 194 個地名（包括部族名稱，其中有些類似或重複），認為其中在核心大陸上的地名多出自史書，如《漢書·西域傳》和《舊唐書·地理志》以及《通典》，而在內海和環形大陸上的地名則多為《山海經》中的神話地名。⁶⁷

海野一隆進一步研究，考訂中村未找到出處的「廣桑山」、「麗農山」和「廣野山」，認為他們出自唐代杜光庭（850-933）《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而且有些天下圖中核心位置的「天地心」也非來自《山海經》，認為可能是參考杜光庭書中的「中嶽崑崙山在九海中，千辰星為天地心」之句。⁶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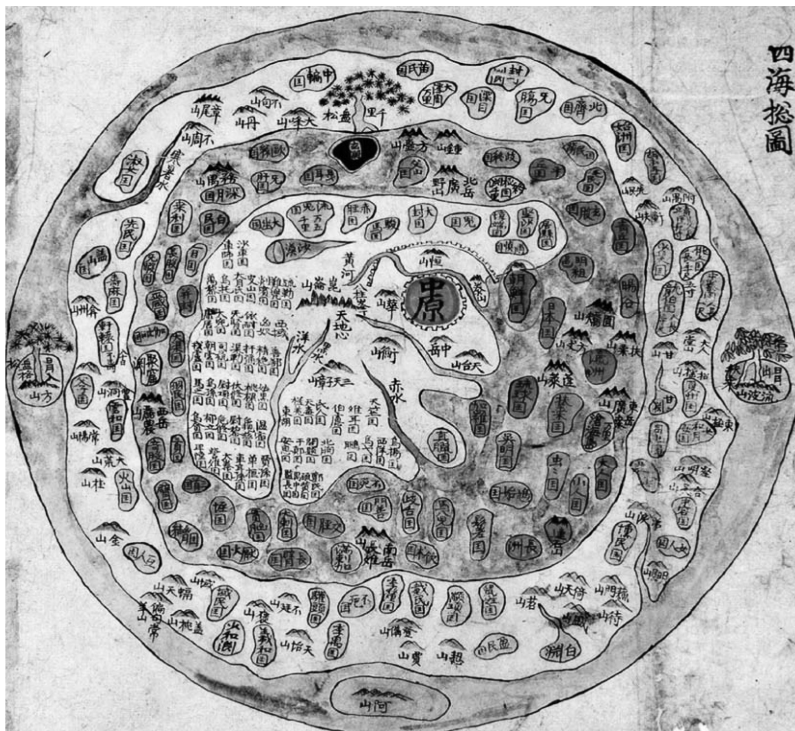
⁶⁵ Gari Ledyard, "Korean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eds. J.B. Harley and D. Woodwar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261.

⁶⁶ 徐寧：〈國圖所藏李朝朝鮮後期的圖形地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 17 卷第 4 輯（2002 年 12 月），頁 146-151。

⁶⁷ 中村拓：〈朝鮮に伝わる古きシナ世界地圖〉，《朝鮮學報》第 39、40 號（合刊）（1966 年），頁 1-73。

⁶⁸ 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揚州：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年）；海野一隆：〈李朝朝鮮における地圖と道教〉，《東方宗教》第 57 號（1981 年），頁 14-37。本文所引的「天下大總之圖」為海野一隆所藏，而「天下

一系列的韓國古代天下圖中，都表現朝鮮與中國的依存關係。圖八為藏於大英博物館的「四海揜圖」，圖中可見核心的「中原」，「朝鮮國」緊鄰其右，「四海揜圖」中，那個「中原」似不只是中國人的中原，也是「朝鮮國」的中原。



圖八：〈四海揜圖〉

學者的解釋很值得參考，天下圖是朝鮮國當時的心靈地圖，隱然有古朝鮮將中國同列為大九州一員的中華意識，而又抗拒自己是中國從屬國的關係。因此圓形的天下圖中，刻意以崑崙為天地心，即崑崙才是天下中心，中國與朝鮮同居天下一隅，這樣的思想正可呼應《明

都圖」則出自日本天理圖書館所藏。

實錄》中，朝鮮國頻繁入貢，而有時又侵擾中國邊境的矛盾行爲。

〈四海揔圖〉、〈天下大總之圖〉、〈天下總圖〉都能明顯地看到，中國或中原都以圓形呈現，在中央偏東一點的位置，而「朝鮮國」與環形地圖中的中央核心大陸連在一起，在中國或中原的東方，可能是距離最近的一個職貢國，17世紀以後的一系列「天下圖」似都流露朝鮮與中國與眾不同的關係，而且頗有與中國並列的架勢。

從一系列天下圖中更可窺見當時朝鮮與中國的關係，或以中華為正統自居的「小中華」情感，日用類書「諸夷門」中大都以「高麗國」居首也就順理成章，中國人視為「諸夷」的自大心態，因此，不稱「朝鮮」而稱「高麗國」，而日本對朝鮮的態度亦然，可一併觀察。

日本萬治元年（1658）所刊的《異國物語》（圖九）收錄138國，包括大日本國、高麗國、扶桑國、大流球國、小流球國外，與《山海經》相關的有交脛國、無腹國、聶耳國、三身國、三首國、丁靈國、奇肱國、一臂國、一目國、長腳國、羽民國、穿胸國、女人國、不死國、小人國等。⁶⁹

我們似乎可以推測，《異國物語》是一本有許多《山海經》人物圖的作品，或者說，此書應與中國古籍關係密切。《異國物語》裡高麗國的圖像，人物手持扇子，與晚明日用類書的圖像類似，高麗國是大日本國之後，與《山海經》中的一些朝貢國相近的異域遠國。

日本正德甲午年（1734）刊



圖九：《異國物語·高麗國》

⁶⁹ 吉田幸一編：《異國物語》（東京：古典文庫，1995年）。

印的《萬國人物圖》，列舉諸國的順序為：大明、大清、韃靼、朝鮮……，此書將朝鮮置於北方游牧民族的韃靼之後，似乎未將朝鮮當作真正的國家，而只是地理名詞。(圖十、十一)



圖十：《萬國人物圖·朝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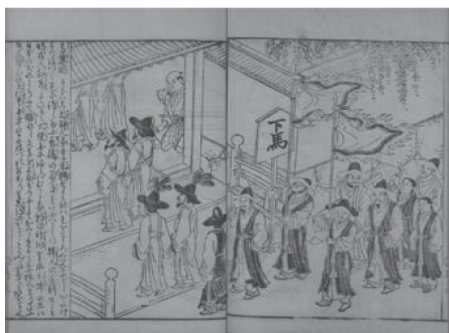


圖十一：《萬國人物圖·朝鮮》

1826年刊印，現藏於沖繩圖書館的《珍說奇譚話本萬國誌》裡，六十三國的圖文資料，真實存在的國度與《山海經》中想像的國度並存，居首的是「大日本國」，其次是「高麗國」，國名下面還註明：朝鮮人來聘，圖像上可見來人還需下馬，朝鮮明顯是向大日本國朝貢的樣子。(圖十二)

日本長久以來似乎都未將朝鮮當成一個國家，只視為日本的一部分，或是朝貢國。圖中作「高麗國」的用意，與〈諸夷門〉近似。

日本人將「朝鮮」視為藩屬國，早在《古事紀》、《日本書紀》中就可見端倪。根據羅麗馨的研究，神功皇后傳說對日本人的影響很深，將朝鮮視作朝貢國的觀念一直沒有改變。中世的日本人對空間，有「穢／淨」的觀念，淨或穢的判斷，以天皇所在的都城為中心，近之則「淨」，遠之則「穢」，處於「穢」的



圖十二：《珍說奇譚話本萬國誌·高麗國》

空間中的居民，都被看作是恐怖的「鬼」，遙遠的朝鮮國，自然也被視為穢地的鬼。其後隨著蒙軍遠征等等文化上的交流，日本對朝鮮有更具體的認識，然而士庶對朝鮮人的鄙夷之情根深蒂固。又因為朝鮮與蒙古軍隊共同進犯日本，更加深日本人的負面態度。室町時期，將軍給朝鮮的文書不自稱國王，乃因視朝鮮為「蕃夷」；江戶時期，日本則逕將朝鮮視為朝貢國，使節必須在江戶城對將軍行藩國的四拜禮。⁷⁰ 如果自視為「大日本國」的日本如此，中國就更好理解了，朝鮮國當然永遠是眾多朝貢的諸「夷」之一。

六、結論

一系列的諸夷職貢圖，現在所能見到的較早版本，應該是藏於劍橋大學圖書館的《異域圖志》，《異域圖志》的第一個職貢國是高麗國，書中的其他職貢國又常常出現以應天府為中心的敘事模式，可見此書的原來母本應該是在大明開國以後，洪武二十六年，賜國號朝鮮之前。而日用類書《三台萬用正宗》、《萬書淵海》或《五車萬寶全書》，書中的高麗國文字敘事，都出現原來《異域圖志》、《三才圖會》等書所無的「至北京城三千五百里」字樣，可見這些版本的母本應是在明成祖遷都北京之後出現的。兩相對照，似乎可以推測出這些高麗國的圖像與文字敘事，或有兩個系統，一為洪武年間應天府時期，一為大明遷都北京之後。

晚明日用類書中的〈諸夷門〉之所以將「高麗國」居首，應是因為高麗人是與中國人相近的「禮樂之邦」，但在朝鮮王朝之後，日用類書仍沿用「高麗國」的舊稱，卻顯示出不願視之為真正國家的漠視心態，而把朝鮮人與〈諸夷門〉中其他《山海經》遠國異人置於同一時空，一視同仁。

⁷⁰ 羅麗馨：〈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臺大歷史學報》第38期（2006年12月），頁159-218。

李成桂建立朝鮮王朝後，國人以「朝鮮」人自居，使節堅稱自己是「朝鮮」人，史書《東國史略》的開頭，便追溯了洪荒時代的檀君朝鮮與周代的箕子朝鮮，透過「溯源」，強調「朝鮮」國的正統與正當。

在朝鮮人的想法裡，朝鮮國和中國應當是平等的，地位應當是能夠等量齊觀的，這點在朝鮮國刊刻或繪製的諸多「天下圖」中顯示出來：天下圖裡的中國與朝鮮，時常是一左一右的並立於圖之中心，環繞著中心的，則是各式各樣真假參半的海外諸夷。

另外，目前可見的幾種日本所刊印的、關於異域風土的書，如《異國物語》、《萬國人物圖》、《珍說奇譚話本萬國誌》等，都稱朝鮮為高麗，或也受到中國「日用類書」的影響，實際上，一直到大清取代大明以後，中國人仍然習慣稱「朝鮮」為「高麗」。

其次，少部分的日用類書會出現「朝鮮國」而非「高麗國」的情況，或者也可以見出兩者的區別，或表現朝鮮王朝時期中國人的態度，或承襲朝鮮王朝之前的習慣。

晚明《異域圖志》、《三才圖會·人物卷》和日用類書《諸夷門》幾乎都沿用朝鮮王朝前的敘事文本，而洪武年間中朝的官方記載特別強調朝鮮國號為洪武所封，特別強調其奉中國正朔，以小事大的態度。而在高麗國圖像表現上，似乎都清楚地看出，高麗國所以在外夷居首，是因為衣冠隨中國制度，人物的穿著打扮衣冠具足，非其他諸夷羸蟲可比。所謂羸蟲，即裸身蟲類，是在羽蟲、鱗蟲、毛蟲、介蟲外的，而高麗國因為與中國人一樣衣冠都有，得以置身諸夷之首。人物的造型，千篇一律戴帽、著衣、穿鞋，有時似也明顯見出右衽著衣情況，並且大多手裡拿扇，或張扇或合扇，像華夏儒生士子。

這樣的情況持續到清代，民間仍稱「高麗國」，意謂著他們只是重要的職貢國。如1912年被俄羅斯學者阿理克（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ексеев, 1881-1951）所收藏的晚清木版年畫〈萬國進貢異相分野全圖〉，此圖描繪的是世界各國向大清進貢的場面，國名十分有趣，其



圖十四：《增補萬寶全書·高麗國》

明圖文的呈現形象也幾乎無異（圖十四），「高麗國」是萬國進貢的一員，是外夷人民，穿衣戴帽，卻仍與《山海經》中各種小人國、羽民國、穿胸國或聶耳國並列，坐實了中國對「非中國」的一種漠然態度。

長久以來，中國人一直視諸國異域為四夷，清廷唯獨對朝鮮還存有三分禮遇，無論是謝遂（?-?，約活動於18世紀中期）個人繪製的《職貢圖》還是內府官方的《皇清職貢圖》，都很自然的把朝鮮放在首位，因為朝鮮國人「知文字，喜讀書，飲食以籩豆，官吏

嫻威儀」，與中華相去不遠。從明到清，帝國統治者仍然沿襲著傳統的觀念，似乎很寬容的還把朝鮮當作最接近的藩屬，位置放在琉球、安南、緬甸之前。⁷³

明清時期，中央王朝對周邊藩屬國採取懷柔政策，當周邊藩屬國派出使團前往中國朝貢時，朝廷會要求沿途地方政府及驛站衙署為使團提供各種便利，以達到「懷柔遠人」的政治目的。而在這些政策具體執行時，不可避免地會引發朝鮮使團與沿途百姓之間的衝突。⁷⁴ 明清時期民間市井對朝鮮國的態度，似乎也在這樣的接觸互動中隱然形成。

⁷³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頁29-30。

⁷⁴ 黃普基：〈歷史記憶中的集體構建：「高麗棒子」釋意〉，《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頁119。

明代萬曆二年（1589）的朝鮮使團入貢，沿路就引發民怨：

遼薊地方率平原曠野，易致水患，且北邊早寒，故罕有豐登之日，關外則韃賊年年入搶，恣行殺戮，閭井蕭條，皆是兵燹之墟。是以，出車極艱。我國人告於衛所等官，欲速發行，則衛所官執車夫馱指夾棍，備諸惡刑，然後車夫等賣子女脫衣裙以具車輛，慘不可忍視。以近事驗之，則隆慶初賀節陪臣入歸時，其年適凶歉，至十三山驛，人家盡空，只有車夫數三在。通事告於守驛官催車，車夫即賣其十五歲男兒買三輛，其餘則計無所出，自縊而死云。聞其事，令人氣塞……用是我國人所經之地，人皆怨苦，疾視若仇讎焉。⁷⁵

趙憲（1544-1592）萬曆二年以質正官、校書館著作的身分隨賀聖節使朴希立往朝大明京師，在被中國儒生稱為「高麗」時，趙憲激動的論辯：

早赴長安門，入通政門，坐於門內以待曙，有宦者數人，來欲交話，余答以不通話。又有儒生數四人來言曰：這是高麗人乎？余曰：怎麼每道高麗，高麗是吾地前代之名，今則名喚朝鮮，這也是皇朝所定國名。⁷⁶

中國儒生無視朝鮮王朝被大明天子賜名，仍稱「高麗」而招致朝鮮使節不滿，然而中國人根本不會在乎，所以民間年畫中向大清進貢的國家仍被稱「高麗」國。

一直到現在，中國人對韓國人還有高麗棒子的蔑稱，黃普基通過梳理朝鮮文獻《燕行錄》的資料「棒子」指出，幫子原指明清時期朝鮮使節團中地位低微的勞動者，演變為「高麗棒子」這個貶抑的泛

⁷⁵ 許筠：《朝天記·十月初五》，頁91-92。

⁷⁶ 趙憲：《朝天日記》八月十七日，見《燕行錄全編》，頁284。

稱，反映了明清時期使節團接待政策所引起的市井百姓的反感。⁷⁷ 朝廷上下或市井之間都稱高麗而不稱朝鮮，是否也與中國人長久以來不把朝鮮當成一個對等國家的心態有關？而這樣的心態是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可以思考的。

⁷⁷ 黃普基：〈歷史記憶中的集體構建：「高麗棒子」釋意〉。

徵引書目

- 《異域圖志》，刊刻年代不詳，藏劍橋大學圖書館。
- 《新刊天下民家便用萬錦全書》，萬曆中刊本，現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仁井田文庫。
- 中村拓：〈朝鮮に伝わる古きシナ世界地圖〉，《朝鮮學報》第39、40號（合刊）
- 王 圻：《三才圖會》，臺北：成文出版社，據明萬曆三十五年槐蔭草堂刊本影印，1974年。
-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臺北：明文書局，1984年。
- 尤 袤：《山海經》，《歷代山海經文獻集成》第1冊，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2006年，據南宋尤袤池陽郡齋刻本影印。
- 朴 祥：《東國史略》，藏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
- 吉田幸一編：《異國物語》，東京：古典文庫，1995年。
- 吳政緯：《眷眷明朝：朝鮮士人的中國論述與文化心態（1600-1800）》，臺北：秀威資訊，2015年。
- 吳慶元：《小華外史》，朝鮮刊本，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善本室藏。
- 宋濂等同修：《元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81年。
- 尾崎勤：〈《怪奇鳥獸圖卷》と中國日用類書〉，《汲古》第45號，2004年6月，頁68-69。
- 李東陽等撰，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揚州：廣陵書社，2007年。
- 李 燦：《韓國古地圖》，首爾：汎友社，2005年再版。
- 杜光庭：《洞天福地嶽瀆名山記》，揚州：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年。
- 杜曉田：〈從《明史》看中朝官方交往〉，《蘭台世界》2011年第8期（下），頁59-60。
- 邢義田：〈想像中的「胡人」——從左衽孔子談起〉，收於邢義田：《立體的歷史——從圖像看古代中國與域外文化》，臺北：三民

- 書局，2014年。
- 邢義田：〈古代中國及歐亞文獻、圖像與考古資料中的「胡人」外貌〉，收於邢義田：《畫爲心聲——畫像石、畫像磚與壁畫》，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
- 阪出祥伸、小川陽一編：《中國日用類書集成》，東京：汲古書院，2001年。
- 星漢、欒睿：〈司馬遷民族觀批判〉，《殷都學刊》1993年第1期，頁93-97。
- 胡文煥：《新刻羸蟲錄》，北京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二十一年胡文煥刊《格致叢書》本。
- 夏原吉等奏敕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印行，1968年。
- 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 徐寧：〈國圖所藏李朝朝鮮後期的圖形地圖研究〉，《中國歷史地理論叢》第17卷第4輯，2002年12月，頁146-151。
- 海野一隆：〈李朝朝鮮における地圖と道教〉，《東方宗教》第57號，1981年，頁14-37。
- 袁珂：《山海經校注》，臺北：里仁書局，1982年。
- 國史編纂委員會編：《朝鮮王朝實錄》，首爾：東國文化社，1955-1958年。
- 張廷玉等奉敕修：《明史》，臺北：洪氏出版社，1975年。
- 莊吉發校注：《謝遂〈職貢圖〉滿文圖說校注》，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89年。
- 許暉林：〈朝貢的想像：晚明日用類書「諸夷門」的異域論述〉，《中國文哲研究通訊》第20卷第2期，2010年6月，頁169-192。
- 許衡：《繪圖增補萬寶全書》，新竹：竹林書局，2001年。
- 陳夢雷編纂：《古今圖書集成》，臺北：鼎文書局，1985年。
- 鹿憶鹿：〈《羸蟲錄》在明代的流傳——兼論《異域志》相關問題〉，《國文學報》第58期，2015年12月，頁129-166。

- 馮驥才編：《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俄羅斯藏品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黃普基：〈歷史記憶中的集體構建：「高麗棒子」釋意〉，《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頁113-122。
- 葛兆光：〈從「朝天」到「燕行」——17世紀中葉後東亞文化共同體的解體〉，《中華文史論叢》2006年第1期，總第81輯，頁29-58。
- 葛振家：《崔溥《漂海錄》評註》，北京：線裝書局，2002年。
- 劉宗迪：〈《山海經》與古代朝鮮的天下觀〉，《中原文化研究》2016年第6期，頁14-23。
- 劉喜濤、趙軼峰：〈中朝關係史料比勘中的「兩個」萬曆皇帝〉，《求索》2010年第10期，頁241-243。
- 蔡汝賢：《東夷圖說》，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地理類》第255冊，臺南：莊嚴出版社，1996年，據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影印。
- 劉喜濤：〈文化視域下的朝鮮「小中華」思想研究：以《小華外史》為中心〉，《北華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2卷第3期，2011年6月，頁60-65。
- 鄭曉：《皇明四夷考》，北京：文殿閣書莊，1933年。
- 鄭士龍：《朝天錄》，《中韓關係史料輯要》，臺北：珪庭出版社，1978年。
- 瀧川龜太郎：《史記會注考證》，臺北：中新書局，1997年。
- 羅麗馨：〈十九世紀以前日本人的朝鮮觀〉，《臺大歷史學報》第38期，2006年12月，頁159-218。
- 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
- 權撥：《朝天錄》，見《燕行錄全編》，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
- Ledyard, Gari. "Korean Cartography." In *The History of Cartography Vol. 2 Book 2*, edited by J.B Harley and D. Woodward, 235-345.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